吴士余 ● 主编

【美】
罗伯特·博尔特著
俞宝发译
林骧华校

使命

根据小说改编的
电影获奥斯卡 1986 年度
最佳摄影奖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● 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

（八）

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

AOSIKA

使命

吴士余 主编

【美】
罗伯特·博尔特著
俞宝发译
林骧华校

根据小说改编的
电影获奥斯卡 1986 年度
最佳摄影奖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8

责任编辑：韩铁马

使　命

[美]罗伯特·博尔特 著
俞宝发 译　林骧华 校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　（太原解放路46号楼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　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960　1/32　　印张：6.625　字数：90千字
1990年1月第1版　　1991年5月山西第2次印刷
印数：1 201—4 000册

*

ISBN　7—5378—0208—4
I·205　　定价：2.80元

《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》序

吴士余

奥斯卡金像是悬挂在电影艺术宫殿上的一尊皇冠。它的金辉引来了影星的无情角逐，影迷的狂热不已，评家的不休争执。在理性与情感的眩惑和冲突中，奥斯卡金像赢得了与诺贝尔文学奖同等的声誉和权威。

自然，奥斯卡金像的真正价值，不是它镀金层的纯度，而是对特定历史、时代文化与人类意识的追踪、测探和揭示。自1927年，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建立奥斯卡金像奖以来，有识之士始终倡导着严肃的社会主题，不以色情、颓废、庸俗、猎奇为招徕之术，力求从各个文化层面、各个角度去探索社会与人生的底蕴和奥秘。爱情、家庭、战争；人性、人道主义、伦理道德；这些熟视的题材却记录了历史的足迹与时代的进步，为人类留下了意蕴丰厚而又富含魅力的文化遗产。

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，中国的青年读者未能有悦目观赏的机会，我们只得借助小说原著这个媒介，以遂大众欣赏之愿。于是，《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》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
丛书祈望通过小说原著的翻译介绍，为中国读者打开了解奥斯卡金像奖作品的窗口。所不同的，只是文学语言取代了银幕视象。虽说，电影编导者已作了新的创造，但它的主题和社会价值基本上是趋同一致的。读者借助小说原著的阅读和理解，不仅可加深对奥斯卡金像奖艺术宗旨的认识，还可取得银幕视象不可替代的鉴赏的愉悦感。

作为一种普及文化，丛书将面向社会、面向青年。因此，它自然也要标榜“大众化”了。青年朋友常常希望在文学艺术世界的神游中开拓视野，了解当代世界和人生，这无疑是一种应顺潮流的现代意识。丛书编辑构想的着落点也是如此。编者尽量选择近几年的新作，给读者一种贴近时代和现实的新鲜感，及时领略当代世界的现状，不同民族的人生命运，社会心理的演变，以及文化思潮的趋势。但要声明一点，虽然是丛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

书，却要受青年读者的鉴赏要求与出版现有条件的限制，难以概全、求系统。我们的初衷只是让读者通过丛书来了解当代世界的社会一角、人生一隅，从中领悟一些生活的哲理，拓深些文化意识的认知，启迪对人类未来的思考。

当然，思考需要有自己的立足点和思想落点。东西文化有沟通的必要，但也不能抹杀其社会与民族的差异。收入丛书的作品，对社会、人生、婚姻、战争的思考，常常基于超阶级的人性与人道主义，或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意识，由此，表现了一种对人生危机、社会异化的困惑，找不到出路，或者沉溺于厌世、宿命的悲叹，或者陷入不可知的神秘中。对这些消极的人生意识，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，切莫盲目引进，奉若神明。

如今是信息时代，时间是最可宝贵的。小说原著大都是洋洋三、四十万言的巨著，青年朋友难免要望书兴叹。为此，丛书在保留原著风格和情节完整的前提下，去蔓除枝，撷取原著之精萃，编成八至十万言一册的精华本，以最经济的时间支出换取最大的信息量和美感享受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也算是形式上的大众化了。

缩译奥斯卡金像奖小说原著，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，其社会效果还有待读者的批评和鉴定。不过，编者很有信心，这套丛书一定会走进青年朋友的书架，成为您们的知友。

第 一 部

1

1725年，罗德里戈·蒙多萨才14岁。

一天清晨，在空荡荡的西班牙卡迪兹港湾，漂浮着他父亲阿尔瓦罗的划艇，一支桨撂在龙骨与座板之间，船底躺着一只空酒瓶。阿尔瓦罗在驳运货物时不慎落水身亡。他的雇主塞扎尔·马蒂乌斯把剩余的几袋粮食装上了自己的驳船，亲自送到即将起锚远航的“格罗索”号帆船。有人问起阿尔瓦罗，他耸耸肩，用手指指港湾的滔滔海水，表示他已葬身鱼腹了。

塞扎尔敲开蒙多萨家的门，把他父亲去世的噩耗告诉了他。蒙多萨背起年方三岁的弟弟菲利普，来到父亲遗下的划艇上仔细地察看。

“这船是你的了。”塞扎尔挥动手中的雪茄说，“不过，你还不会操纵它。”

“我可以试试。”

“那么谁来照料菲利普？”

“我会照料的。”

“听着，我决定出10块钱把船买下来。”

“它值20块呢。”

“不，不，就算12块吧。”

蒙多萨瞟了一眼小船，然后又抬头朝停泊在港湾里的三桅帆船“格罗索”号投去一瞥：“他在落水前把玉米都送完了吗？”

塞扎尔说：“我代他送完了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他暗自思忖，塞扎尔必须把钱如数付给他。

蒙多萨带着弟弟离开了划艇。他买了一块奶酪、一些面包，一瓶牛奶和一点酒。回到自己家里，他把牛奶、一半面包和奶酪都给了菲利普。他为死去的父亲祈祷完毕，便坐在墙脚凝视着窗子沉思起来。菲利普吃饱喝足后侧着身子进入了梦乡。夜幕降临了，屋子里一团漆黑，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满天繁星。

蒙多萨从不喜爱他的父亲，他的母亲凯瑟琳同父亲的性格大不一样，她温柔体贴，给他留下了甜蜜的回忆。但是她在生下菲利普后过早地离开

了人世。打那以后，父亲把他们弟兄俩丢在一边，每天贪杯纵饮，借酒浇愁度日。蒙多萨把他的全部爱倾注在小弟弟身上，整日带着他玩耍；菲利普则把他看作是绝对的权威。

如今，父亲去世了，他仍然可以和菲利普相依为命，靠替人驳运货物谋生度日。但这意味着弟弟将象他一样，长大后成为一个没有教养的人。唯一的办法是把孩子交给圣费尔南多的修女们照料，而他自己去海外闯荡，碰碰运气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到圣费尔南多收容院去见女院长。

“你付得起钱吗？我们这儿是收费的。”女院长告诉他。“你是干哪一行的？”

为什么不说他是山里某个贵族的儿子？他思忖着。但是母亲说过，撒谎是邪恶的，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。因此，他如实地说：“我是驳运工。”

女院长颇为惊异，她说：“我们一年收费15块钱。”

蒙多萨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。他必须以20块的价钱卖掉那条船，这样他就可以留下5块

钱，开始他的海外生涯。他低着头问："一切都包括在内吗？"

"你没有听清我的话？15块。"

"明天我把钱交到你手上。"

"假如你不能每年按期交15块，我们该把菲利普送往哪儿？"

"那样的话，再也没人能保护他了，你可以让他当你的花匠。"

女院长心想，年轻人啊！他们总是以为世界上到处都是坦途。她凑过身子问："你想去干一番什么事业？"

"我准备去海外。"

啊，海外！她暗暗想道，那可能非同一般："你已经有了指望？"

蒙多萨点点头。

当天下午，他回村里去找塞扎尔。塞扎尔愿出15块买他的船。

"不，"蒙多萨摇摇头说，"20块。"

塞扎尔终于作了让步。

蒙多萨收了钱。他把5块钱紧紧扎在腰间，然后带着剩下的15块钱和菲利普来到了收容院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

“上帝与你同在，菲利普。”蒙多萨说，他吻别了弟弟。菲利普已很懂事了，哥哥的离别使他痛苦极了，他整整哭泣了一天一夜。

蒙多萨从家里收拾了一小卷衣服，深情地朝四壁环视一遍，然后关上了门。他来到码头，这儿停泊着三艘即将远航南美的大帆船：开往哈瓦那的“格罗索”号，去往加拉加斯的“努斯特拉”号，还有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“康塞普辛”号。

蒙多萨倚在栈桥上，注视着穿梭似地来往的小船。下午3点光景，一辆马车停在码头上，从车上走下来一位先生、两位太太和一个年轻人。这位先生和两位太太是来为年轻人送行的。过一会儿，送行的人坐上马车离开了码头，其中一位太太眼里噙着泪花。

蒙多萨与年轻人攀谈起来。年轻人说他是第一次出远门，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跟他舅舅一起做生意。

“你能做我的仆从和我同行吗？”年轻人问。

“你付多少钱？”

“两个月的工资。”

“这相当吸引人，先生。”

两天后，他们乘坐的“康塞普辛”号驶离了卡迪兹港。最后映入蒙多萨眼帘的，是圣费尔南多收容院的钟楼和划着父亲小艇的塞扎尔。

三桅帆船在海洋中破浪前进，晃动的船体使蒙多萨感到有些不舒服，但他仍规规矩矩地听从船上人的指使，决不口出怨言。他密切地注视着舵手。舵手沉默寡言，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帆船的位置所在。

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蒙多萨恪尽仆人的义务，总是在别人全部用餐完毕之后才去啃他那份醃猪肉和饼干。晚上，他独自一人睡在臭气冲天的锚链堆里。

在卡那利，船上来了个名叫萨尔瓦多的勤杂工。他约摸15岁，长着一张邋遢不堪的脸。他发现蒙多萨年龄最小，每当有赃活要干，他总是驱使蒙多萨去干。

船驶入了热带海域，船长让两个孩子睡在船头的甲板上。一个闷热的夜晚，蒙多萨半夜醒来，发现萨尔瓦多正试图偷他藏在腰间的钱。他

俩随即在甲板上扭作一团，蒙多萨压在萨尔瓦多的身上，用他的头顶着对手的喉咙，萨尔瓦多尖声叫骂着。闻声赶来的水手把一桶桶海水朝他们泼去。蒙多萨浑身象落汤鸡一般，才不得不松了手。

水手们挺不自在地笑着说："他娘的，谁会想到这小子有这么一股狠劲？"从此以后，蒙多萨有了一个宽敞的床位，再也没有受到过骚扰，但也没有人愿意与他交朋友。

一天，舵手高喊起来，说前方不远就是蒙得维的亚。蒙多萨望见在远处灰色的海面上，隐约显现出灰白色的起伏山峦。最后，"康塞普辛"号终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停靠了，一块宽阔的跳板从船上伸向岸边。

蒙多萨的年轻主人把钱付给了他，向他点头一笑，提着两只衣箱上了岸。蒙多萨转身朝海上眺望，看到几艘奇怪的船只在偷偷地朝海湾远处驶去。他看清那儿是一个码头，码头边停泊着四、五条船。

"那儿是什么地方？"他问一个水手。

"桑克拉蒙托殖民地。"

“那是些什么船？”

“贩奴船。”

傍晚，船上的水手都上了岸，蒙多萨也跟随他们来到市中心。他漫无目的地闲逛着，来到一个栽着几棵大树的广场，那儿还有一个出售夹肉煎饼的小摊。蒙多萨买了几个煎饼，坐在喷水池旁津津有味地大嚼起来。

街上矗立着一排排装饰华丽的时髦建筑和几座庄严肃穆的教堂。这一切都给蒙多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然而使他感到新奇的是，那儿有一种鸟长着色彩斑斓的羽毛，叫声尖厉刺耳。阳光灼热，马路上腾起一片白色的尘埃，飘飘扬扬地洒落下来。当地的西班牙人似乎都闷得喘不过气来，他们咧着嘴，无力地打着手势走进广场，在那儿坐下小憩。广场上还有一群皮肤黝黑、肌肉发达、衣衫褴褛的土著人，他们坐在教堂的阴影中打瞌睡。

蒙多萨站起身，朝一群西班牙人走去：“下午好，先生，你们要雇人干活吗？”

“不要。”他们朝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后转身离去。

一个高级船员和一个年纪约摸40开外、脸上布满皱纹的汉子向他走来。那位高级船员见到蒙多萨后介绍说："这位是我的朋友佩拉西奥。"

"你好，佩拉西奥先生。"

"你多大啦？"

"14岁。"

"你能驾船吗？"

"他行。"那位高级船员替他作了回答。

"我要雇一个孩子，到一条开往亚松森的驳船上干活。"

佩拉西奥答应给他1块钱的报酬，又告诉他亚松森离这儿约有600海里："驳船叫'弗劳斯'，到码头上去吧，告诉船长是我让你去的。"

船长是一个郁郁寡欢的老头，他在见到蒙多萨后只是嘟哝了几声。在整个旅途中，他没有说过一个多余的字。这条全长90英尺的驳船装的是从马德里运来的五金器具。

开船后，蒙多萨负责掌舵。船长观察了一会，对这个雇来的新手表示满意。他坐下来眯起眼睛，凝视着向后逝去的河水。蒙多萨从未见过这么宽阔的河流，河流的两岸是藤蔓缠绕的密密

匝匝的森林。

蒙多萨望着在船上懒散地干活的土著人问："他们是些什么人？"

"瓜拉尼人。"

沿岸除了大片寂静的森林之外，还有一些建有高大宅第、四周到处是牛群、玉米和果树的大农场。五个星期后，河上的捕鱼船和两岸的农场数量明显增多，最后，这个帕拉塔地区的首府亚松森终于展现在他们的面前。

他们从别人的驳船缝中挤进去，靠了码头。船长把驳船停妥后上了岸。蒙多萨朝那几个瓜拉尼人瞥了一眼，只见他们正在朝他无精打采地张望着。船长重又露了面，他命令瓜拉尼人动手卸货。最后，取道旱路而来的佩拉西奥踏上了驳船。

"你还呆在这儿干什么？你不是到目的地了吗？"

"是的，先生，但你许诺过给我钱的。"

"什么钱？我从未许诺过。"

"先生，你说保证给的。"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